

三农学是联接历史与现实的知识体系

□□ 朱信凯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西方社会科学是从西方历史文化传统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而在其发展过程中，主要的思想和理论创造，又是为了回应西方社会变迁中面临的挑战和难题。西方的历史与现实，在西方社会科学发展进程中，起到了确立学术旨趣、框定研究议题的重要作用。与之同理，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在吸收西方社会科学一切有益成果的基础上，也必须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置于思想和理论创造的中心位置。

如果说从历史与现实的联接，在当前学术研究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恐怕没有比“三农”这个领域更密切的了。“三农”承载的历史与现实的联接，决定了三农学也是一个联接历史与现实的知识体系。“三农”是对传统中国社会形态的集中刻画，也是理解中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脉络的关键范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对传统“三农”社会诸维度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恰恰是中国丰富“三农”实践经验和智慧的系统性来源。由此，三农学的学术使命，一是在历史维度上，对“三农”所统摄的中国社会变迁及转型的本质属性形成深刻把握；二是在现实维度上，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三农”实践的理论内涵进行系统化提炼。这样的学术使命，落实为具体的学术实践，即构成三农学知识体系的基干。

传统中国社会，主要就是一个“三农”社会。费孝通老先生所讲的“乡土中国”之言，即有此意。从中华大地上，自作为农耕文明起源的“自我延续的村落定居农业”开始，经战国时代以商鞅变法为代表的国家对“小农”的塑造，几历变迁而绵延至明清两代，围绕农业、农民、农村这三个范畴，形成了一种包含特定物质生产方式和诸多与之紧密相连的社会关系的综合体。这种综合体就是中华文明传统社会形态的集中概括。

历史上，“三农”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突出表现为小规模农民家庭形成的生产组织及这种组织限度内所能容许的技术和分工模式。“三农”社会的重要社会关系，沿着财产权利、市场、区域、社区组织、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些刻画人类社会基本运作逻辑的核心范畴展开。“三农”社会的财产关系，主要围绕土地生成，既包含农民的私有产权，也包含农村

的“社区所有财产”体系。“三农”社会从小农家庭为基本组织形态的物质生产及其承载的财产关系出发，通过市场，在广阔的空间上，形成了复杂的社会关联。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农民家庭和村庄，通过区域市场、区域贸易联接起来。而以小农家庭和村庄为基础，依照着自发的市场经济发展，自然而然使一部分村庄因其繁荣的商业活动而形成了集市，一些集市又进一步发展和为乡村具有功能差异但又紧密关联的城镇。以宗族为代表的血缘组织，和其他地缘组织，构成了村庄乃至超村庄尺度的社会网络。在国家-社会关系上，如历史学家黄宗智先生指出，传统中国一直没有西方所存在的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思维，相反则是国家和社会处于一种紧密互动、相互塑造的状态，国家广泛依靠非正式的社区领袖在乡村推动治理活动。

由此也可见，一个具有多元关系而又统一的“三农”概念，是把握中国传统社会形态的关键枢纽。在物质生产方面，除农业之外，农民从事的家庭手工业也是其组成部分。在财产权利方面，不仅涉及农民私有产权，还涉及农村社区产权。在市场和区域方面，以农业为基础的农产品与手工业品之间的贸易、农村区域市场、农民所参与的集市乃至城镇商业生活，也很自然是一种与“三农”相关的综合关系。在社区组织、国家-社会关系方面，围绕乡村展开的治理实践及组织形式同样和农业、农村、农民三者而非单——方紧密相连。在集中反映社会特征的这些关键方面上，“三农”并非机械地并列在一起，而是沿诸维度相互关联，无法人为将其割裂开来，只论其一不及其他。

“三农”不仅是对传统中国社会形态的集中概括，还是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概念。中国的现代化，是从传统“三农”社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型。在这一进程中，“三农”的概念不是被消解了，而是继续保持了它的整体性。“三农”社会的传统形态已不复存在，但是“三农”依然整体转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传统“三农”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就二者物质生产方式的巨大差别，连带不同物质生产方式所衍生的社会关系的巨大差别而言，是一个充满矛盾张力的过程，有多种可能路径。中国式现代化，走的是一条将传统“三农”社会诸维度加以创造性转化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秉持的人民至上的发展理念，决定了必然要走这样的道路。而中国传统“三

农”社会在世界上罕见的超大规模，也决定了不存在简单地用工业化、城市化来消解吸纳“三农”的可能性。

中国式现代化对传统“三农”社会的创造性转化，其实正是当代“三农”实践经验的精华，也应是形成系统化理论的重点——如前所述这就是三农学的学术使命。

在物质生产方式方面，当前小规模农民家庭仍然是基本生产经营单位。然而，从技术条件来看，当前小农户能驾驭的现代化物质条件，包括要素投入、科技、基础设施，乃至流通销售条件等，远非传统时代的小农户所能比拟。从组织方式看，在小农户的主体地位之上，多种层次的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和产业体系，成为小农户的有力补充，例如社会化服务体系极大地拓展了小农户所能借助的现代物质条件水平。乡村本身的产业基础，也从种植业、养殖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转化为更加复杂、现代的产业业态形式。

在财产关系方面，传统“三农”社会的私有产权与社区共有财产两条脉络，已经转化为“三区分置”的农村土地制度——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并行。这是传统“三农”社会的财产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的一种创新性转化。

联接传统“三农”社会中不同区域农民和村庄的传统市场，已经被更广、更深的现代市场所替代。农民和村庄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接入手段参与到规模巨大的现代市场经济之中。传统“三农”社会是一个低度城市化的社会，众多城镇是“三农”的自然延伸。而当前的中国已经具有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城乡之间的分殊、物质交换和社会关联，成为显著不同于传统“三农”社会的新特征。城乡融合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城乡关系的新特征。

传统“三农”社会所具有的社区组织及国家-社会关系，也经历了显著转型。现在的村庄社区组织，依然受到血缘和地缘两种传统上塑造村庄社区的力量影响，但也被纳入县-乡-村三个层次的乡村治理体系之中。在乡村、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协同而非二元对立关系，依然延续下来。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联接的主体，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士绅和社区领袖，而是在乡村治理体系下从村庄政治生活中涌现出的具有带头作用和组织能力的农民主体。国家对于乡村，也从之前的提取资源，转化为输入资源。传

统时代功能简单、集中于税收和治安两个任务的“简约治理”，也扩张为更加多面的治理活动。

“三农”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也具有整体性功能。一是有力地支持了工业化和基本完备的工业体系的建成；二是保障粮食安全及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三是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守护中华文明根脉；四是在新形势下通过乡村振兴形成新发展动能，助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这四方面，“三农”均是作为一个整体，而非割裂的单一对象发挥着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为有着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十三亿多人口、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大国，不管城镇化发展到什么程度，农村人口还会是一个相当大的规模，即使城镇化率达到了百分之七十，也还有几亿人生活在农村。总而言之，经历了各个维度的创造性转化，“三农”作为一个整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依然保持着系统性、焕发了新生命力。

从“三农”这个枢纽性社会关联出发，历史与现实的联接、中国社会长时段变迁的脉络跃然纸上。理解社会变迁的历史脉络，才能理解今天“三农”范畴基本内涵从何而来，同时也明确“三农”实践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以及立足于这样的实践如何能形成系统的学理体系。“三农”背后承载的共享同一变迁轨迹的历史与现实，也正是作为一种自主知识体系的三农学所应锚定的学术旨趣和研究议程。

三农学的目标，一方面，就是要梳理这一变迁脉络的基本经验事实，准确把握这些经验事实背后的理论内涵，形成关于中国传统“三农”社会何以迈向现代的核心理论命题、理论判断；另一方面，则是从传统“三农”社会转型的整体性视角出发，去总结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究竟是怎样的实践，促成了“三农”诸维度的创造性转化。鉴于传统“三农”社会的系统性，以及“三农”范畴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关联性，以此为抓手而形成的三农学学理体系，必然是对中国“三农”实践经验进行的系统化理论提炼和综合，而非是用个别的、孤立的抽象理论形式去“规定”和“裁剪”出零散的“三农”经验来支持特定的理论观点。推动如此兼具历史逻辑性和学理系统性的三农学，应是未来中国农经学科的发展重点。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

□□

张卫建

生态低碳农业是世界农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在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指引下，我国生态低碳农业发展迅速。当前，我国已培育出431家国家级生态农场，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超过78%，秸秆综合利用率超过88%，农膜回收率稳定在80%以上，农业废弃物基本得到资源化利用。但是，我国生态低碳农业的发展仍受生态资源禀赋约束，生态产业培育滞后、生态价值体现不足等影响，亟须提升传统功能和拓展新型功能。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具有高产能、高效率、高质量等特征，正在支撑和驱动绿色高质量发展。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新质生产力可以为生态低碳农业发展提供强劲的支撑力和推动力。

首先，生态低碳农业发展需要新质生产力支撑。生态低碳农业的首要任务是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为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和居民膳食结构升级等目标作贡献。在生态优先的原则下，需借助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新绿色投入品等新质生产力，突破日益严峻的资源匮乏、劳动力短缺、多目标约束等瓶颈，全面提升生态低碳农业的农产品生产功能。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到2030年全国口粮直接消费将下降10%左右，肉类、鱼类、蛋奶等食物消费将提高15%以上。人们不仅要吃得饱，还要吃得好、吃得营养、吃得健康，需要更多的安全高质的名特优农产品。生态低碳农业以生产绿色、有机和优质等农产品为特征，是名特优农产品生产、区域品牌打造及其产业拓展的重要物质基地。这些名特优产品、品牌和产业的培育，需有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云支付、电子商务营销等新质生产力支撑。新质生产力是生态低碳农业功能升级的支撑力。

其次，生态低碳农业可以催生新质生产力。生态低碳农业具有水土涵养、环境净化、景观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文化传承等新功能。因此，生态低碳农业可以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提供具有绿色发展理念的高素质农民及专业经营主体等新劳动者。这些新要素的开发和优化组合，可以进一步拓展农业休闲康养、文旅、体验等新型产业。截至2023年，已建设180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我国农耕历史源远流长，农耕文化博大精深，农业生态系统景观丰富多彩。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农业+文化+旅游、康养、体验、教育”等农文旅发展潜力巨大。国家也将进一步加大对乡村文化建设的力度，实施休闲农业提升行动，新建一批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推介一批乡村精品经典线路，开发一批差异化乡村旅游产品和服务。因此，发展生态低碳农业，可以培育新型经营主体、乡村景观和农耕文化等方面的新质生产力，拓展农文旅等新型产业。

另外，生态低碳农业还可以培育未来新质生产力。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共同需求，2020年我国郑重承诺，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促进“双碳”目标实现，我国先后启动了碳排放权交易和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固碳减排产业将成为未来新型产业重要领域。农业既是碳排放源也是碳固定汇，农业农村减排固碳，既是重要举措，也是潜力所在。生态低碳农业可以通过秸秆综合利用、有机肥施用、绿肥种植等措施，促进农业温室气体减排和田间固碳，培育固碳减排等新产品。按照2021年碳排放权交易价格水平，到2030年全国累计碳排放交易额有望达到1000亿元，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额可望达到100亿元以上。生态低碳农业可以形成农业固碳减排新功能，促进固碳农田、低碳农场、零碳村镇等建设，培育农业碳减排等未来产业。

在未来5至10年内，我国粮食作物单产尤其是大豆和玉米需要大面积提升。与此同时，自然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要得到根本好转，农业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明显下降，固碳减排能力显著提升。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要达到0.60上下，主要农作物化肥和农药利用率达到45%左右，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和废旧农膜回收率85%以上。因此，要积极运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平台新工具，云计算、云销售、云支付等新模式新方法，以及新能源、新纳米、新智能等乡村新技术，来提升生态低碳农业的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及名特优农产品的保供能力。另外，要因地制宜加快生态低碳农业发展，培育有绿色发展理念的农民及专业经营主体、丰富多彩的乡村生态景观、优秀乡土民俗文化、固碳减排农业系统等方面的新质生产力。依托这些新质生产力来拓展农文旅等农业新型产业，并培育碳减排等农业未来产业，进一步推动生态低碳农业的大发展。生态低碳农业发展不仅需要各级政府及农业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以创设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资源节约、生态涵养等生态补偿的奖励政策，实现生态保护的价值体现，促进新质生产力的运用；也需基于农业水权交易、农业保险和农业碳减排交易等政策，构建责任共担和利益共享的多利益方协同参与的激励机制，促进企业、社会团体和城乡居民民众共同推动生态低碳农业发展，催生并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助力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以新质生产力推进生态低碳农业发展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村级样板

——解读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前阙庄村乡村振兴之路

□□ 吕兵兵 丛炳登

今年7月，第三届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农业部长论坛在山东省潍坊市举办，这是该论坛首次在北京之外的城市举办。作为论坛三个参观点中唯一的村庄，寒亭区双杨街道前阙庄村美丽的现代化村居、高效的现代设施农业、厚重的红色历史文化赢得了中外嘉宾的交口称赞。前阙庄村是一个典型的城郊村，现有村民302户、869人，耕地1660多亩。近年来，前阙庄村走出了一条“党建统领、融合发展、生态宜居、乡村善治、共同富裕”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路子。2023年实现村集体资产5.2亿元，村集体收入760万元，村民年收入5万元，先后获评“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等荣誉。前阙庄村的创新实践，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示范样板与有益启示。

坚持党建引领，健全乡村健康发展组织体系。一是以规范管理夯实基层组织基础。2006年，以于英智为党支部书记的新村“两委”班子成立以后，坚持把建设过硬党支部作为抓手，整顿村“两委”的工作作风，通过规范每周一次村“两委”会议，上好“三会一课”、过好主题党日，推动支部组织生活规范化，村党支部凝聚力、战斗力不断提升。二是以民主议事凝聚村民创业合力。推行“一定三议两监督”工作法，村级重大事务先由党支部定思路，再由村“两委”会议商议，最后召开党员、村民代表大会或全体村民大会表决。建立“阳光议事日”制度，每月在阳光议事日会上晒账本，村



级大事小事、财务收支情况第一时间在村务公开栏公示，让小微权力“晒”在阳光下。推行党支部书记年初定诺、月度践诺、季度点诺、年度述诺“四诺管理”办法，以承诺践诺考核常态化，提升班子队伍履职尽责工作能力。三是以红色基因强化党员党性教育。深入挖掘村庄红色家底，建成村文化大院、文化广场、红色前阙展馆，创新开展党员党性体检活动，围绕“党史+红色村史+党性体检”，建立“教育、检视、整改、提升”的全链条党性教育体系。实行党员管理积分化、党员服务网格化，将全村30名青年党员纳入网格化管理服务队伍，真正将红色基因活化

为实干动力。聚焦产业融合，提升村庄长远发展核心竞争力。一方面，培育龙头带融合。当地成立东篱乡村生态果蔬专业合作社，牵头推进土地股份化、规模化整合，争取国家财政试点项目合作资金1.8亿元，撬动社会资本投入近10亿元，建成包含智能番茄大世界温室、果蔬产业园、太空菜生产基地等内容的东篱田园综合体，实现从分散经营到集约化发展的跨越。借力“外脑智库”，成立潍县萝卜产业技术研究院、前阙庄乡村振兴创新实践基地等，建成现代农业科创中心、智能化种苗繁育中心、田园果蔬电商直播平台等，提升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做优加工促融合。推动乡村产业“接二连三”，建设2.4万平方米的东篱健康产业园，引进企业，研发药食同源和蔬菜深加工产品，推广金银花、凌霄等中草药种植，采用自研鲜椒酱蒸制工艺，生产鲜椒酱、蒜蓉酱、鲜番茄底料等食品，鲜辣酱等4个系列产品年达产2000多吨，实现生产、加工、营销一体经营，田园到餐桌无缝衔接。此外，更以丰富业态拓展产业融合。整合红色文化、民俗文化、农耕文化等资源，建设乡村振兴干部学

校、研学教育基地，开发农耕田趣、科研探究、红色教育等定制课程，年可接待全国各地考察人员3万余人次。升级大圩河生态景观带、四季东篱观光带，让十里花海、百亩荷塘、千亩采摘园等景观串珠成线，打造“玉阙号”小火车观光带，年接待游客20多万人次。

立足生态宜居，全面提升乡村生活现代化水平。以村居改造提升基础设施完备度。从基础民生项目入手，2005年启动供水工程，实现“户通水”。2006年启动道路建设工程，实现“户通路”。按照“城市标准、一步到位”的原则，2009年启动旧村改造，2013年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可容纳1600户居民的新型农村社区建成交付，村民用“土房”换“洋楼”，人均住房面积60余平方米，户均两套房，实现“户新居”。以健全配套提升公共服务便利度。发挥新型农村社区优势，推动养老、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提标扩面。前阙文化大院、社区服务中心、第六人民医院前阙分院、公交车站、国学幼儿园、锦阳文华学校等民生工程接踵建成，13条公交线路先后开通，超市、银行网点等接连引入，电、暖气、天然气同步进村入户。以绿色生态提升人居环境舒适度。深入实施厕改、生活污水治理、道路绿化美化等整治行动，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率达到100%。启动大圩河综合整治工程，让昔日的臭水沟变身美丽的秀水河。

强化文明善治，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凝聚精神力量。其中，既要丰富文化活动。坚持让村民在文化活动中“唱主角”，成立村民歌舞小剧团、舞蹈队、秧歌队等，引导村民自演自赏、自娱自乐。紧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造永不落幕的文化舞台，先后承办潍坊市中国农民丰收节等大型活动百余场，以文化浸润乡土，让文化涵养乡情。同时，也要培育文明乡风。制定前阙

庄村村民公约等，带动村民办事依规、遇事找规、解决问题用规、化解矛盾靠规。实行居民信誉卡管理制度，采取“一户一卡”方式，从遵纪守法、信访安全、诚实守信、公益活动等方面进行评议，年终根据积分情况评优，引导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提高。制定红白理事会章程，常态化开展“五好家庭”“文明户”等10余项评选，定期召开大会表彰，书写匾额送喜到家，构建移风易俗长效机制。

瞄准共同富裕，用产权股权化聚合资源要素。“三化改革”探明发展路径。发展初期，为破解发展资金不足难题，前阙庄村创新推行“集体资产资本化、股本运营集体化、农村产权金融化”改革，将村集体1.86亿元经营性资产配股到村集体和成员，实现集体资产资本化；通过鉴证确认，将全村土地经营权、智能温室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所有权等打包注入合作社和公司，激活沉睡资产3.7亿元，实现股本运营集体化；采取一个平台、三个合作的“1+3”模式，通过银企合作、资本合作、项目合作等方式，实现农村产权金融化。“村企联建”壮大共富经济。2007年，前阙庄村党支部通过资金入股、土地入股、合作经营等方式，组建8家合作公司和4家合作社，打造带领村庄产业发展和集体经济增收的强劲引擎。“片区共建”构建共富体系。近年来，寒亭区探索村庄抱团发展新途径，成立了以前阙庄村为头雁村，前小河村等4个村庄为联建村的产业共富片区，辐射带动15个村5000余户农民稳步增收。通过建立共富片区党委，引导各村将散布在不同村庄的资源优化重组，科学配置，实现联思想带观念、联组织带提升、联产业带致富、联责任带稳定，最大限度释放共富效能。

（吕兵兵单位：农民日报社；丛炳登单位：山东省潍坊市市委党校）

□□

蒋文毅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关键在于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建强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推动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中的示范引领和战斗堡垒作用，推动党中央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战略的决策部署在农村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坚持党建引领，以强大的政治领导力引领推进乡村振兴。要突出政治功能，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乡村振兴的决策部署，确保乡村振兴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加强基层党员的培养、培训和教育，增强理想信念，熟悉惠农政策，从而坚定信心、抓落实，推动党中央关于乡村振兴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坚持发展为要，以实打实的获得感幸福感激引领推进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基层党组织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提升基层党员愿干事的意识、会干事的本领、干成事的水平，充分挖掘和利用本地各种资源禀赋，持之以恒抓产业、抓规模、提效益，把党建建在企业、合作社和产业链条上，积极总结推广“党建+公司+农户”“党建+合作社+农户”等经营模式，建立产业项目同农民之间的稳固利益联结机制，让广大农民参与产业发展各环节，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增强内生发展动力，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鼓励和支持广大基层党员干事创业，领办集体经济项目、创办企业或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培育一批看得见、学得来、想得起的农村创业致富带头人，让群众学有榜样、干有动力。

坚持执政为民，以治理能力现代化引领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应有之义。基层党组织应加强对基层治理的组织领导，将党建引领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各环节，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牢固树立和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需要与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及时帮助解决农民群众在产品销售、技术服务、务工就业、交通出行、上学看病、环境改善、社会保障、纠纷化解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积极总结、推广、运用“党建+网格+数字化”乡村治理模式，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服务能力，提高群众生产、生活和办事的便利化程度。充分发动农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过程，激发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增强群众对党的认同、理解、信任和支持。

坚持从严治党，以严明的纪律和作风引领推进乡村振兴。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增强战斗堡垒作用的内在必然要求。基层党组织及其党员直接面对农民群众，代表着党在群众中的形象。要深化基层党组织党风廉政建设，加强对基层党员的管理、教育和引导，广大党员带头遵守党章党纪和法律法规，在推进乡村振兴中秉公用权、廉洁用权，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持续推进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净化基层政治生态。持续加强和改进基层干部作风，落实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切实把基层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让广大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干实事。（作者系广西交通设计集团助理政工师）